

經部



詳校官內閣學士臣尹壯圖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恭校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助教臣汪錫魁

謄錄監生臣張曾秀

學易記卷四上

元 李簡 撰

下經

䷞ 艮下兌上 咸

伊川曰咸之為卦兌上艮下少女少男也男女相感之深莫如少者故二少為咸也艮體篤實止為誠慤之意男志篤實以下交女心說而上應感之先也男先以誠感則女說而應也

誠齋曰上經首乾坤乾坤隂陽之辨下經首咸恒咸恒隂陽之交不辨分不嚴不交情不通故曰咸感也

咸亨利貞取女吉

伊川曰咸感也不曰感者咸有皆義男女交相感也物之相感莫如男女而少復甚焉凡君臣上下以至萬物皆有相感之道物之相感則有亨通之理君臣能相感則君臣之道通上下能相感則上下之志通以至父子夫婦親戚朋友皆情意相感則和順而亨

通事物皆然故咸有亨之理也利貞相感之道利在於正也不以正則入於惡矣如夫婦之以淫姣君臣之以媚說上下之以邪僻皆相感之不以正也

柔上剛下成感之道在取女之時則為吉非恒久之道也

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

矣

安定曰卦不名感而名咸咸者示聖人不以心求感而人自感之亦如天地二氣自然交通而萬物化生也

伊川曰咸之義感也在卦則柔爻上而剛爻下又兌女在上艮男居下亦柔上剛下也陰陽二氣相感相應而和合是相與也止而說爲堅慤之意艮止於下篤誠相下也兌說於上和說相應也以男下女和之至也相感之道如此是以能亨道而得正取女如是

則吉卦才如此大率感道利於正也彖既言男女相
感之義復推極感道以盡天地之理聖人之用天地
二氣交感而化生萬物聖人至誠以感億兆之心而
天下和平天下之心所以和平由聖人感之也觀天
地交感化生萬物之理與聖人感人心致和平之道
則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龜山曰夫婦之道止而不説則離説而不止則亂
白雲曰天地非感不能生萬物聖人非感不能平天

下則咸之為感雖天地不能外是又豈止男女夫婦而已哉文王之辭舉其微而著者孔子極其大與幽遠言之然後感之道備故曰文不在兹乎

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山體内虛氣上通而成澤澤性潤下則漸潤而通徹此山澤通氣之象也君子法之故虛其中以受於人

伊川曰夫人中虛則能受實則不能入矣虛中者无我也中无私主則无感不通以量而容之擇合而受

之非聖人有感必通之道也

初六咸其拇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伊川曰初志之動感於四也故曰在外以微處初志雖動而其感未深豈能動於人故如人拇之動未足以進也拇足大指也人之相感有深淺輕重之異識其時勢則所處不失其宜矣

龜山曰感而動者物皆然而人為之主故咸六爻之象皆取諸身而已

白雲曰咸之名卦葢取六爻无不相感故合一卦論之則足以見天地萬物之情自六爻觀之則所遇所感不同其咸分矣不足以見其大全猶耳目手足之用不同又安足以識人之大體哉各言手足耳目之一用可也故咸之諸爻皆不能盡充咸之義各舉其一偏言之也

晦菴曰感之尚淺欲進未能故不言吉凶六爻皆宜靜而不宜動

雷氏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不滞於一隅不係於一曲自可欲之善至於不可知之神夫然後能盡咸之道咸之六爻皆有係應則是滞於一隅係於一曲是以衆爻皆取諸身而不能盡咸之道也能定然後能應拇動於内安能應哉其應也狥物喪其内而已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伊川曰二以陰在下與五為應故設咸腓之戒腓足肚行則先動足乃舉之二若不守道待上之求而如

腓自動則躁妄自失所以凶也安其居而不動以待上之求則得進退之道而吉也二居中得正所應又中正其才本善以其在咸之時質柔而上應故戒以先動求君則凶居以自守則吉象復明之云非戒之不得相感唯順理則不害謂守道不先動也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伊川曰九三以剛陽之才為主於内居下之上是宜

自得於正道以感於物而乃應於上六陽好上而說陰上居感說之極故三感而從之股者在身之下足之上不能自由隨足而動者也言九三不能自主隨足而動如股然其所執守者隨於物也剛陽之才感於所說而隨之如此而往可羞吝也下二陰爻皆有感而動三陽爻亦然故云亦不處謂動也有剛陽之質而不能自主志反在於隨人是所操執者卑下之甚也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伊川曰四在中而居上當心之位故為感之主不言咸其心感乃心也貞者虛中无我之謂貞感之道无所不通有所私係則害於感通乃有悔也若往來憧憧然用其私心以感物則思之所及者或能感而動所不及者不能感也是其朋類則從其思以有係之私心既主於一隅一事豈能廓然无所不通乎故象

曰貞則吉而悔亡未為私感所害也憧憧往來以私心相感感之道狹矣是未光大也

潘氏曰憧字從心謂思慮往來不絶也

九五咸其脢无悔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九居尊位當以至誠感天下若係二而說止則偏私淺狹非人君之道豈能感天下乎脢背肉與心相背而无所見也咸之道大矣六爻皆以有應不盡咸道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无心聖人之常以其情

順萬事而无情傳曰心靜天地萬物之鏡也而物至則无潛形焉故能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果何思何慮哉咸之六爻莫善於脢為其能不有私係感非所見也感非所見未免有感之之意祇能无悔而已語何思何慮其志猶為淺末也心猶鏡也居其所而物自以形來則所鑑廣矣若執鏡隨物以度其形其照幾何易所謂无思者以謂无所事乎思云耳其於天下之故感而通之而已感通之理知道者默而觀之可

也集粹言

上六咸其輔頰舌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

伊川曰上陰柔而說體為說之主又居感之極是其欲感物之極也故不能以至誠感物乃以柔說滕揚於口舌之間小人女子之常態也豈能感於人乎不直云口而云輔頰舌亦猶今人謂口過曰唇吻輔頰古皆所用以言也唯至誠為能感人兌為口舌

晦菴曰感人以言而无其實凶咎可知

䷟ 巽下震上

伊川曰咸少男在少女之下以男下女是男女交感之義恒長男在長女之上男尊女卑夫婦居室之常道也論交感之情則少為深切論尊卑之叙則長當謹正故兌艮為咸而震巽為恒也男在女上男動於外女順於内人理之常故為恒也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伊川曰恒者常久也恒之道可以亨通恒而能亨乃

无咎也然恒之道利在貞正故云利貞夫所謂恒非守一隅而不知變也故利於有攸往唯其有往故能恒也一定則不能常矣又常久之道何往不利

彖曰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恒恒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伊川曰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卦才有此四者成恒之義也剛上而柔下謂一陽爲主於上一陰爲主於下也又震上巽下亦剛上而柔下也剛處上而柔居下乃恒道也雷風相與雷震則風發二者相須交助其勢故云相與乃其常也巽而動下巽順上震動爲以巽而動天地造化恒久不已者順動而已巽而動常久之道也動而不順豈能常也剛柔皆應恒一卦剛柔之爻皆相應剛柔相應理之

常也此四者恒之道也恒之道可致亨而无過咎但所恒宜得其正失正則非可常之道也故曰久於其道其道可常之正道也不恒其德與恒於不正皆不能亨而有咎也天地之所以不已蓋有恒久之道人能恒於可常之道則合天地之理也天下之理未有不動而能恒者也動則終而復始所以恒而不窮凡天地所生之物雖山嶽之堅厚未有能不變者也故恒非一定之謂也一定則不能恒矣唯隨時變易乃

恒道也故云利有攸往明理之如是懼人之泥於常也日月得天以下此極言常理日月隂陽之精氣耳唯其順天之道往來盈縮故能久照而不巳得天順天理也四時隂陽之氣耳往來變化生成萬物亦以得天故恒久不巳聖人以恒久之道行之有常而天下化之以成美俗也觀此則天地萬物之情理可見矣天地常久之理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孫氏曰咸柔上剛下君先下臣男先下女取一時相

感之道非恒久之道此剛上柔下恒久之道也
横渠曰日月得天得自然之理也非蒼蒼之形也
白雲曰恒之所以為道者二久於其道也終則有始也久於其道雖天地亦如之終則有始雖日月四時亦如之此可以見天地萬物之情矣
雷氏曰剛柔皆應恒剛不應柔則臣諫而君不聽子諫而父不從柔不應剛則君唱而臣不和男行而女不隨矣此亂之道也其能久乎剛柔皆應則君唱而

臣和臣諫而君從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可久之道也

此剛柔皆應所以為恒也

咸恒男女之始彖文極言天地萬物之情者恐學者以卦辭之畧泥於男女上下之義而不知其咸恒之道於天地萬物之間无乎不在也故曰觀其所感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辭繁而不殺抑可見聖人誨人諄諄不倦之意

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伊川曰君子觀雷風相與成恒之象以常久其德自立於大中常久之道不變易其方所也

童溪曰大學曰於止知其所止而其所止之目則曰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此不易之地也君子立其身於此地則所謂有常之德也

白雲曰方猶道也

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浚者求治之深也故春秋書浚洙孟子稱浚井陸宣公言於德宗曰陛下求治太切浚恒太深是治民而始求之深者也未信而驟諌交淺而言深以類推之无非浚恒之過貞固守此凶之道也何所利哉

九二悔亡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伊川曰陽居陰位非常理也處非其常本當有悔而九二以中德應於五五復居中是其處與動皆得中也能恒久於中則不失其正矣中重於正中則正矣

正不必中也人能恒久於中豈止亡其悔德之善也誠齋曰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朞月守也三月不違一善不失其唯顏氏乎故擇中庸无祇悔仲尼皆以許之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象曰不恒其德无所容也

兼山曰剛居過中而巽為不果進退无常不恒其德者也

白雲曰人之於德過中則不恒不恒則入於小人之域是以為機變之巧无所用恥焉雖或承之羞亦忍而固守方自以為得計而不知恥是可鄙也孔子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盖言不能容身於巫醫之賤況事君治民之職乎故曰无所容也

伊川曰或承謂有時而至也

九四田无禽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以陽居陰處非其位譬獵於无禽之田雖久无功也

白雲曰居可久之地故能成可久之功居非其地而望其功是以沒世窮年而終不可得也

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伊川曰以順從為恒者婦人之道在婦人則為貞故吉若丈夫而以順從於人為恒則失其剛陽之正乃凶也在他卦六居君位而應剛未為失也在恒故不可耳君道豈可以柔順為恒也

漢上曰婦无再嫁之義從一而終也

南軒曰六五以柔居尊非人君之常道君尊臣卑天地之大義也降尊而下卑執柔而馭強權一時之冝則可守以為常則不可漢元帝優游不斷文宗仁而少斷卒使權臣僭逼宦官制命者皆執柔道以為常之過也

上六振恒凶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伊川曰振者動之速也如振衣振書抖擻運動之意

在上而其動无節以此為恒其凶宜矣豈能有所成乎

兼山曰居震之極以動為常窮而不知變者也

雷氏曰貪土地求邊功窮兵黷武徭役誅求無時休息振恒之象也如此則糜爛生民窮竭財力而亂亡隨之矣故曰振恒凶夫剛武強盛雖足以勝人猶有不戢自焚之道況上六之陰柔乎不度德不量力以振為恒而求功焉孟子所謂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盡

心力而為之後必有災此所以凶而无功也

☶☰ 艮下乾上

二陰生於下陰長將盛陽消而退小人漸盛君子退而避之故為遯也

遯亨小利貞

白雲曰古之人有大德而无其時則遯方二陰進長不利君子之時進則否而遯則亨也乾健也艮止也有剛健之德而止於上者大畜也有剛健之德而止

於下此其所以為遯也孔子之德與天同矣而可以止則止遯之義也小利貞者可小事也是以孔子乘田委吏中都司寇皆屑為之至孟子為齊卿其道皆止於一國一邑一職之間在聖賢皆謂之小事也

彖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小利貞浸而長也遯之時義大矣哉

伊川曰遯者陰長陽消君子遯藏之時也君子退藏以伸其道道不屈則為亨故遯所以有亨也在事亦

有由遯而亨者雖小人道長之時君子知幾退避固善也然事有不齊九五剛中之大人與六二以中正相應隨時消息以救陰長之禍未必於退藏而不為故曰與時行也陰長未至甚盛君子尚可小貞其道所謂小利貞扶持使未遂亡也遯者陰之始長君子知微故當深戒而聖人之意未便遽已也故有與時行小利貞之教聖賢之於天下雖知道之將廢豈肯坐視其亂而不救必區區致力於未極之間強此之

哀艱彼之進圖其鼇安苟得為之孔孟之所屑為也王允謝安之於漢晉是也若有可變之道可亨之理則不假言也此處遯之道也故聖人贊其時義大矣哉或久或速其義皆大也

白雲曰聖人懼人之不知有天德而止者謂之遯徒以逃難避仇遠跡山林者皆謂之遯則遯之義小矣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積陽為天積陰為地山者地之高峻上逼於天是陰

長之象山侵天而卒不能侵者以其遠故也君子之遠小人不惡其人而嚴其分不惡則怨怒不生有嚴則狎侮不至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象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伊川曰他卦以下為初遯者往遯也在前者先進故初乃為尾尾在後之物也見幾先遯固為善也遯而為尾危之道也往既有危不若不往而晦藏可免於災處微故也古之人處微下隱亂世而不去者多矣

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平去二聲說音悅象曰執用黃牛固志也

雷氏曰黃中而牛順牛之革堅固者也六二在下卦之中以陰居陰中正柔順者也體艮之山有不可拔之象堅固者也下有伏兌說樂者也常人之情達則樂窮則憂君子則不然窮亦樂通亦樂遯世无悶確乎其不可拔六二當小人進用君子退處之時執中順之道而用之中立而不倚順行而不迕和而不同

堅固其志而不改不易乎世確乎不可拔樂道忘憂而不勝其説此君子處遯之道也顔子之樂豈外物所能勝哉中常之人天理人欲交戰於胷中天理勝則人欲消人欲勝則天理滅顔子之樂豈人欲所能勝哉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象曰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九三為下卦之主陽志説陰而復體艮遯而不速者

也遯貴速而遠有所係累則害於遯矣為有疾憊也能无危乎臣妾謂小人女子之懷私恩而不知時義者也故以畜養臣妾則為吉是其吉在於臣妾而不在乎九三也時行時止君子貴乎知幾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惟仁而有勇者能之九三有係戀之疾非可與幾者其可以當大事乎采伊川說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知時當遯而從其所好故曰好遯君子安之固吉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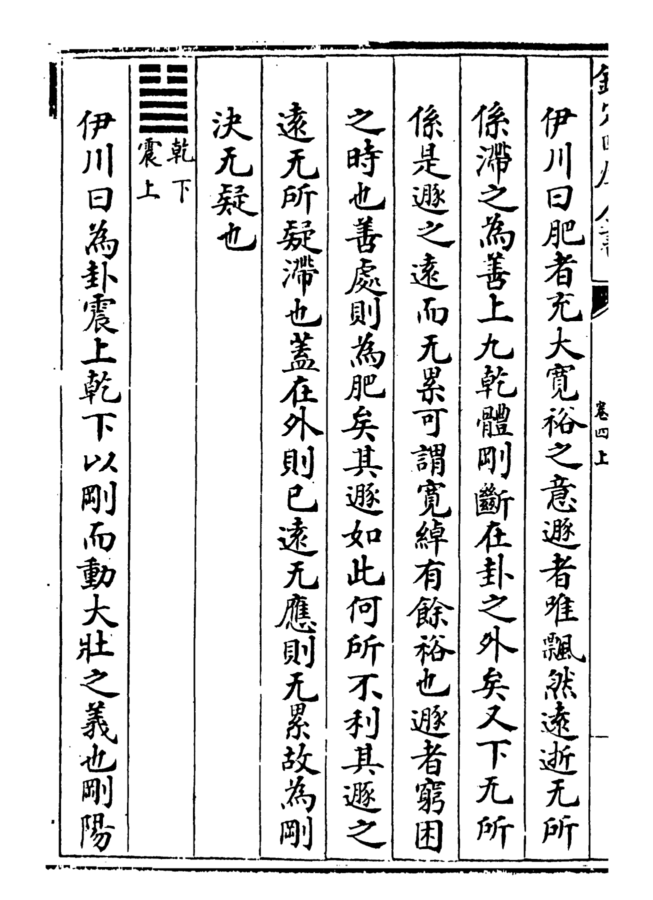
人之所好惟有富貴耳焉知時之可遯哉故曰小人否也陋巷之顏汶上之閔舞雩之曾可謂好遯之君子矣誠齋

九五嘉遯貞吉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初則不早遯為厲故戒以勿往二陰柔患不能永貞故戒以固志三有所係而復艮體是戀戀而不速遯者也為臣妾者固吉在已則何吉焉惟有危厲耳又豈可以當大事乎九四上九處遯之時方之九五道

全德備當位而應隨而不流與時消息猶賢人之於聖人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斯遯之所以為嘉也遯非人君之事故先儒不主君位言或以堯舜禪讓為此爻恐堯舜非陰長之時或以德宗幸奉天玄宗幸蜀為此爻恐二君无嘉遯之義或曰五君位也時雖不同豈有无君之理其在明夷之既濟不曰箕子之明夷利貞乎

上九肥遯无不利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伊川曰肥者充大寬裕之意遯者雖飄然遠逝无所係滯之為善上九乾體剛斷在卦之外矣又下无所係是遯之遠而无累可謂寬綽有餘裕也遯者窮困之時也善處則為肥矣其遯如此何所不利其遯之遠无所疑滯也蓋在外則已遠无應則无累故為剛決无疑也

䷡ 乾下 震上

伊川曰為卦震上乾下以剛而動大壯之義也剛陽

大也陽長已過中矣大者壯盛也又雷之威震而在天上亦大壯之義也

大壯利貞

伊川曰大壯之義利於貞正也大壯而不得其正强猛之為耳非君子之道壯盛也正則其壯愈大所以利也

耿氏曰陰陽之分雖陽大而陰小其實迭為消長迭為羸壯故三陰在上三陽在下雖謂之小往大來然

亦陰陽平分而不相勝耳三陽未為壯及四陽長然後為壯焉

彖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伊川曰陽長已盛是大者壯也大者既壯則利於貞正正而大者道也極正大之理則天地之情可見矣天地之道常久而不已者至大至正也不云大正而云正大恐疑一事也

白雲曰德之大者无踰於天自人道言之人得天德而動壯之所以大也且强梁以動者雖无不壯其或窮人欲而滅天理則性善梏亡天德於是失之矣大壯利貞者大者之正也大者天也正則天之德也天地之情於斯可見况人道乎孟子謂齊宣王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豈非所謂大者之壯歟若匹夫匹婦自經於溝瀆何

其小哉聖人以羊譬壯深見小人之情矣

誠齋曰學者求道舍正大何適矣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伊川曰古人云自勝之謂强中庸於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皆曰强哉矯赴湯火蹈白刄武夫之勇可能也至於克己復禮則非君子之大壯不可能也故云

君子以非禮弗履

白雲曰天下雷行為无妄雷在天上為大壯无妄之

動以天則天德及物之時故象言以茂對時育萬物
大壯先天而後動在人則盡心知性則知天之時期
不失中庸所謂天命之性者故象以非禮弗履為言
也且壯者君子所以勝己小人所以勝人孔子告顏
淵以克己復禮勝己之道也既勝己之私則无適而
非天矣是為壯之大者也小人不知勝己至於窮人
欲而滅天理何大之有是以九三祇以用壯言之然
有大壯之弗履以成己然後有无妄之育物以成物

二者之道相為終始亦猶中庸言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而後曰脩道之謂教蓋性與道成己也而教所以成物也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

伊川曰趾在下而進動之物以剛處壯雖居上猶不可行況在下乎故征則其凶有孚孚信也謂以壯往則凶可必也在最下而用壯以行可必信其窮困而凶也

九二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
王注未有違謙越禮而能全其壯者也故陽爻皆以
居陰位為美
伊川曰二以陽剛乾體當大壯之時居柔而處中是
剛柔得中不過於壯得貞正而吉也
大壯大過皆陽壯陽過之時也故王氏謂陽爻皆以
居陰為美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象曰

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伊川曰凡物莫不用其壯齒者齧角者觸蹄者踶羊壯于首羝爲喜觸故取爲象

白雲曰剛至三而壯矣小人務勝人故喜壯而用之君子務在勝己之私罔以壯爲用也以用壯爲正則危矣羊很而喜觸用壯之象也觸藩羸其角用壯而厲也

漢上曰羸綞也

誠齋曰羸與纍通鄭氏作纍

雷氏曰羊之為物很者也羝羊則壯而很以乘其類者也藩籬所以限彼我而别其分也羸者反壯之謂也角者剛而上窮者也羸其角其壯喪而剛窮之象

九三為下卦之極以剛健而居陽位重剛而過中則剛之極而不知止者也京房曰壯不可極極則敗物不可極極則反小人暗於理縱目前之勢利而不知其禍故當壯盛之時則驕矜亢傲恃其壯而用焉卒

喪其壯故曰小人用壯羝羮之徒是也君子則不然位愈髙而身愈恭任愈重而心愈敬止抑其所有而不用焉故曰君子用罔周公不以貴驕人是也鳥獸善飛走遇罔則止而不能用其飛走焉罔者止其所有而不用之象也故太𤣥曰罔者有之舍君子用罔者止其壯而不行之謂也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象曰藩決不羸尚往也

誠齋曰九四居近君之位得衆陽之助而能以剛居柔不用其壯此其所以貞也故吉而悔亡九三觸藩而羸九四不觸而決者九三遇九四之藩而九四之上皆陰爻也豈唯藩之決亦無羸角之憂豈唯角不羸亦有往進之喜輿之大可往而進也輹之壯尤可往而進也四陽俱協而時可往此陸賈和調平勃以安劉滅呂之事邪

輹一云軸也

閑閑趙氏曰以陽居陰行不違謙不專用壯者也故正吉悔亡二柔在前不足蔽也故藩決不羸德者身之輿也謙者德之輻也不壯於力而壯於德又何往而不可哉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雷氏曰羊之性很很愎也春秋傳稱晉侯愎諫五人君之位而六以柔居之則忘其威勢執柔以納其臣下不很愎以拒諫者也孔子曰過則勿憚改易於改

過善莫大焉何悔之有成湯改過不吝漢高祖唐太宗從諫如轉圜喪羊於易之道也位不當者非无過者也故欲亡其很愎而易於改耳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伊川曰羝羊但取其用壯故陰爻亦稱之六以陰處震終而當壯極其過可知如羝羊之觸藩籬進則礙身退則妨角進退皆不可也才本陰柔故不能勝己

以就義是不能退也陰柔之人雖極用壯之心然必不能終其壯有摧必縮是不能遂也其所為如此无所往而利也陰柔處壯不能固其守若遇艱困必失其壯失其壯則反得柔弱之分是艱則得吉也非其處而處故進退不能是其自處之不詳慎也艱則吉柔遇艱難又居壯終自當變矣變則得其分過咎不長乃吉也

誠齋曰上六以壯之終居動之極故亦有羝羊觸藩

之象不能退者居衆爻之上也不能遂者處一卦之窮也故无攸利然猶幸其柔也故艱則吉君子之進也揖必以三其退也辭止於一唯其思之詳也是以進之難也進之易則退必難矣上六之不能遂非病也不能退乃病也以陰柔之人超六位之上眷眷焉而不能退上不過為張華其下商鞅李斯矣

☷☲ 坤下離上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伊川曰晉為進盛之時大明在上而下體順附諸侯承王之象也故為康侯康侯者治安之侯也上之大明而能同德以順附治安之侯也故受其寵數錫之馬衆多也車馬重賜也蕃庶衆多也不唯錫與之厚又見親禮晝日之中至於三接言寵遇之至也晉進盛之時上明下順君臣相得在上而言則進於明盛在臣而言則進升高顯受其光寵也

白雲曰伊川曰晉以其明盛故不言㝵順乎大明故

不戒以正不待言而其德可知雜曰彖言晉進也雜卦曰晉晝也則知晉之義不止於進蓋言明以進故曰晉漸以進不爲之晉也晉卦取名之義與大有略相類大有火在天上君道也晉明出地上臣道也君臣天地之象雖不同其欲以明德居上則一而且以人臣之進獨備一卦之義則臣之道至大者非康侯安足以當之易之卦辭唯晉爲異尊以康侯爲義是以不及其他也康侯如是其尊利貞可知

彖曰晉進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伊川曰晉進也明進而盛也明出於地益進而盛故為晉所以不謂之進者進為前進不能包明盛之義明出地上離在坤上也坤麗於離以順麗於大明順德之臣上附於大明之君也柔進而上行凡卦離在上者柔居君位多云柔進而上行噬嗑睽鼎是也六五以柔居君位明而順麗為能待下寵遇親密之義

是以為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大明之君安天下者也諸侯能順附天子之明德是康民安國之侯也故謂之康侯是以享寵錫而見親禮晝日之間三接見於天子不曰公卿而曰侯天子治於上者也諸侯治於下者也在下而順附於大明之君諸侯之象也

漢上曰康褒大之也與禮記康周公之康同禮祭統大武大夏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注康猶褒大也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伊川曰日出於地升而益明故為晉晉進而光明盛大之意也君子體之以自昭其明德去蔽致知昭明德於己也明明德於天下昭明德於外也明明德在己故云自昭

晦菴大學解曰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但為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故學者

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伊川曰晉如升進也摧如抑退也於始進而言遂其進不遂其進唯得正則吉也罔孚者在下而始進豈遽能深見信於上茍上未見信則當安中自守雍容寬裕无急於求上之信也茍欲信之心切非汲汲以失其守則悻悻以傷於義矣皆有咎也故裕則无咎

君子處進退之道也獨行正者无進无抑謂獨行正道也君子之於進退或遲或速唯義所當未嘗不裕也聖人恐後之人不達寛裕之義居位者廢職失守以為裕故特云初六裕則无咎者始進未受命當職任故也

潘氏曰晉進也摧退也初六有應於上可以進也未有官守言責可以退也進退之間獨行其正而已不必於進亦不必於退故曰罔孚則其進退豈不綽綽

有餘裕哉何咎之有

伊川曰始進未受命者乃試官御史裏行之類也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象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誠齋曰六二以柔順中正之德逢文明之君當晉進之位能居中守正以進爲憂而不以進爲喜若此可以得吉矣可以受庶馬三接之大福於其君矣蘧子馮避令尹之位蔡謨辭司徒之拜皆以進爲憂者王

母君之柔者也

雷氏曰進而得位當軸處中任天下之重者也責愈重而憂愈深當靖恭不懈職思其憂以致君澤民為心則正矣正則吉故曰貞吉與初之裕无咎者異矣

六三衆允悔亡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

伊川曰以六居三不得中正宜有悔咎而三在順體之上順之極者也三陰皆順上者也是三之順上與衆同志衆所允從其悔所以亡也有順上向明之志

而衆允從之何所不利或曰不由中正而與衆同得為善乎曰衆所允者必至當也况順上之大明豈有不善也是以悔亡蓋亡其不中正之失矣古人曰謀從衆則合天心上行上順麗於大明也上從大明之君衆志之所同也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伊川曰以九居四非其位也非其位而居之貪據其位者也三陰皆在已下勢必上進故其心畏忌之貪

而畏人者鼫鼠也不正而處高位則為非據貪而懼失則畏人固處其地其危可知言貞厲者開有改之道也

漢上曰子夏傳作碩鼠碩大也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伊川曰六以柔居尊位本當有悔以大明而下皆順附故其悔得亡也下既同德順附當推誠委任盡衆

人之才通天下之志勿復自任其明恤其失得如此而往則吉而无不利可以成天下之大功是往而有福慶也六五大明之主不患其不能明照患其用明之過至於察察失委任之道故戒以失得勿恤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象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伊川曰角剛而居上之物上九以剛居卦之極故取角為象以陽居上剛之極也在晉之上進之極也剛

極則有強猛之過進極則有躁急之失以剛而極於進失中之甚也无所用而可維獨用於伐邑則雖厲而吉且无咎也伐四方者治外也伐其居邑者治内也言伐邑謂内自治也人之自治剛極則守道愈固進極則遷善愈速如上九者以之自治則雖傷於厲而吉且无咎也嚴厲非安和之道雖自治有功其於貞正之道為可吝也不失中正為貞既得吉而无咎復云貞吝者其道未光大也以正理言之猶可吝也

夫道既光大則无不中正安有過也今以過剛自治雖有功矣然其道未光大故亦可吝聖人言進善之道

南軒曰人之常情大抵鋭於進外而略於進内聖人於始進之初則戒之以摧如愁如如古之聖賢其始進未嘗不以為難故卒能大有為於世鋭於進者其退必速此小人輕鋭躁進者也人能移其鋭進之心以之治已則善矣晉之六爻而終歸於治已聖人之

意微矣哉

䷣ 離下坤上

伊川曰反晉成明夷故義與晉正相反晉者明盛之卦明君在上羣賢並進之時也明夷昬暗之卦暗君在上明者見傷之時也日入于地中明傷而昬暗也故為明夷

明夷利艱貞

伊川曰君子當明夷之時利在知艱難而不失其貞

正也在昏暗艱難之時而能不失其正所以為明君子也

單氏曰處之以艱則能藏其明也守之以貞則能明不息也此明夷所以利也

彖曰明入地中明夷内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内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伊川曰明入地中其明滅也故為明夷内卦離離者文明之象外卦坤坤者柔順之象也昔者文王當紂

之昏暗乃明夷之時也而文王內有文明之德外柔
順以事紂蒙犯大難而內不失其明聖而外足以遠
禍患此文王所用之道也故曰文王以之明夷之
時利於處艱戹而不失其貞正謂能晦藏其明也不
晦其明則被禍患不守其正則非賢明箕子當紂之
時身處其國內切近其難故云內難然箕子能藏晦
其明而自守其志箕子所用之道也故曰箕子以之
白雲曰明夷之彖自分二義文王箕子之道蓋不同

也文明言文王有明德所謂内文明也三分天下而有其二以服事商所謂外柔順也文王盡坤離之義箕子用晦而明得其艱貞而已觀其與微子比干人自獻於先王所謂内難而能正其志也自為之奴卒陳洪範所謂艱貞用晦而明矣明夷大象聖人明德遭難之事初无衆人之象故正言文王箕子也

誠齋曰用一卦之道者文王也用一爻之道者箕子也大難以天下言内難以一家言紂之難大能及天

下而不能及文王小能及一家而不能及箕子此用明夷之力也

雷氏曰晉曰明出地上明夷曰明入地中則可以知渾天之説也晉晝也晉為晝則明夷為夜可知矣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涖衆用晦而明

白雲曰離日也方其明出地上晉晝之時也及其日中照天下則為豐矣至於明入地中而後為明夷彖云晦其明即處己之道也象云晦而明即涖衆之道

也

龜山曰君子之涖衆惟不用其明故能合天下之明為明若察察而用明則蔽之者至矣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初九明體而居明夷之初將見傷者也于飛者去而避之也垂其翼如鳥疾飛而斂其翼謂去之速也三日不食者義不暇食也有攸往主人有言者伊川曰

傷未顯而遽去則世俗孰不疑怪故有所往適則主人有言也然君子不以世俗之見怪而遲疑其行也若俟衆人盡識則傷已及而不能去矣此薛方所以為明而揚雄所以不獲其去也如穆生之去楚申公白公且非之況世俗之人乎但譏其責小禮而不知穆生之去避胥靡之禍也當其言曰不去楚人將鉗我于市雖二儒者亦以為過甚所往而人有言胡足怪哉

橫渠曰不遑暇食

龜山曰三日不食若孔子接淅而行是也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伊川曰六二以至明之才得中正而體順順時自處處之至善也雖君子自處之善然當陰闇小人傷明之時亦不免為其所傷但君子自處有道故不能深相傷害終能違避之爾足者所以行也股在脛足之

上於行之用為不甚切左又非便用者手足之用以右為便唯蹶張用左蓋右立為本也夷於左股謂傷害其行而不甚切也雖然亦必自免有道拯用壯健之馬則獲免之速而吉也君子為陰闇所傷其自處有道故其傷不甚自拯有道故獲免之疾用拯之道不壯則被傷深矣故云馬壯則吉也二以明居陰闇之下所謂吉者得免傷害而已非謂可以有為於斯時也

六二之得吉者以其順處而有法則也則謂中正之道能順而得中正所以處明傷之時而能保其吉也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白雲曰伊川曰九三離之上明之極也又處剛而進上六坤之上暗之極也斯義也其湯武之事乎湯武非利人之天下也去其害而已南在前明方也狩畋而去害之事大首謂暗之魁首也上六也三與上正

相敵應謂至明克至暗之象不可疾貞謂誅元惡舊染汚俗未能遽革必有其漸故酒誥云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是也雍曰初九其傷未至六二其傷已至九三則其傷過矣濟之以剛明上進之才是可以南狩而大得志也不可疾貞者離之性失之過則暴故戒之以此伊川謂九三為湯武則夷於左股者其文王乎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象曰入于左腹

獲心意也

伊川曰四為陰邪小人居高位以柔邪順於君者也入于左腹謂以邪僻之道入于君而得其心意也于出門庭既奪其心而後行之于外也

白雲曰小人之事其君務引其君于不正之道然後能獲其心意而作威福於天下也明夷之君暗主也暗主不知正心誠意故小人得以不正之道乘間而入以獲其心意也好大喜功者以攻戰入之好貨財

者以聚斂入之好奢侈者以土木文繡入之好淫泆驕樂者以鄭衛聲色入之故入于左腹言投其不正之道也明夷之心暗主之心也于出門庭作威福於天下也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伊川曰上六陰闇傷明之極故以為明夷之主五切近之若顯其明則見傷害必矣故當如箕子之自晦藏則可以免于難雖晦藏其明而內守其正所謂內

難而能正其志若箕子者可謂貞矣以五陰柔故為之戒云利貞謂宜如箕子之貞固也箕子晦藏不失其貞固雖遭患難其明自存不可息滅也若逼禍患遂失所守是亡其明乃息滅也

誠齋曰非為之奴以深晦其明則居艱而不利非守其貞而不同其惡則明滅而或息五陽明也六陰晦也以六晦五故為箕子之明夷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象曰初登于天照四

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雷氏曰上六處暗之極不明而晦也升于卦之上極初登于天也紂為天子之象初登于天謂登天位則其明當照四方之國也極暗而不明雖有天下而不能保故後入于地也失則者賊仁賊義之謂也或曰凡卦五君位也今周公以箕子當之上師傅之位也今說者以紂當之他卦有此例否曰卦之六爻其取義有常有變子之所言常也此卦取義變也如坤之

六五義取居攝而上六云龍戰皆變也凡卦初爻民庶之象說者以屯之初比湯武三爻守令諸侯之象既濟九三周公以高宗當之此孔子所謂變動不居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之義也

學易記卷四上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學易記卷四下

詳校官內閣學士臣尹壯圖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恭校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助教臣汪錫魁

謄錄監生臣張曾秀

學易記卷四下

元 李簡 撰

下經

䷤ 離下巽上

伊川曰二與五正男女之位于内外為家人之道明於内而巽於外處家之道也文中子書以明内齊外為義古今善之非取象之義也所謂齊乎巽言萬物潔齊於巽方非巽有齊義也如戰乎乾乾非有戰義

也

家人利女貞

伊川曰夫夫婦婦而家道正獨云利女貞者夫正者身正也女正者家正也女正則男正可知矣

白雲曰大學言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故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則一家之治所以為治國治天下之本也而家人之道亦與治國治天下之道皆一也齊家自夫婦故

舜觀厥刑于二女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然則利女貞者又家道之本也此與詩首關雎言后妃之德同意

雷氏曰詩序曰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然則利女貞者正始也

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伊川曰彖以卦才而言陽居五在外也陰居二處內也男女各得其正位也尊卑內外之道正合天地陰陽之大義也家人之道必有所尊嚴而君長者謂父母也雖一家之小无尊嚴則孝敬衰无君長則法度廢有嚴君而後家道正家者國之則也父子兄弟夫婦各得其道則家道正矣推一家之道可以及天下故家正則天下定矣

晦菴曰上父初子五三夫四二婦五兄三弟各得其

位家道正矣

西山真氏曰治家以嚴肅為本父母者一家之君嚴則家政舉不嚴則家政壞然所謂嚴者非猛暴之謂也父盡父之道子盡子之道推之兄弟夫婦莫不盡道上下肅然无或少間如此則家道正人君之家正推之於天下无不正者故曰正家而天下定矣

家人所以稱嚴者蓋嚴尊卑上下之分也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伊川曰風自火出火熾則風生自內而出之象也

龜山曰言忠信則有物行篤敬則有常

白雲曰非禮勿言則言有物矣非禮勿動則行有常矣是以乾之九二自庸言之信庸行之謹終至於盡君德家人自言有物行有恒終至於正家而天下定其義一也

西山真氏曰卦體內離外巽故言風自火出君子觀此卦之象知天下之事莫不由內而出以家與國言

則國之治亂自家而出以身與家言則家人之正否自身而出故治國在於正家而正家在於反身吾身言行一有不謹則无以處其家矣故言必有物物謂有其實也行必有常有常度也

初九閑有家悔亡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伊川曰初家道之始也九剛明之才能閑其家者也能以法度閑之於家人志意未變動之前處家之善者也是以悔亡變而後治所傷多矣

誠齋曰婦訓以始至子訓以始捭及其志意純一而未變也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胡氏曰遂專也

白雲曰彖言夫夫婦婦六二所謂婦婦者也婦人從夫无遂事婦之道也居中主饋婦之義也故以巽順為吉

漢上曰孟子之母曰婦人之禮精五飯冪酒漿養舅

姑縫衣裳而已故有閨門之修而无境外之志

誠齋曰婦无遂事必有尊也言有夫也婦職饋祀必有敬也言有先也六二以柔順之令德宅閫内之正位退然无攸遂以尊其夫劬然羞饋祀以事所職正孰大焉吉孰禦焉故聖人賛之曰順以巽也此二女之事舜大姒之事文王也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注曰與其瀆寧過乎嚴

伊川曰嗃嗃未詳字義然以文義及音意觀之與嗷嗷相類又若急束之意九三在內卦之上主治乎內者也以陽居剛而不中雖得正而過乎剛者也治內過乎剛則傷於嚴急故家人嗃嗃然治家過嚴不能无傷故必悔於嚴厲骨肉恩勝嚴過故悔也雖悔於嚴厲未得寬猛之中然而家道齊肅人心祗畏猶爲家之吉也若婦子嘻嘻則終至羞吝矣在卦非有嘻

嘻之象蓋對嗃嗃而言謂與其失於放肆寧過於嚴也嘻嘻笑樂无節也自恣无節則終至敗家可羞吝也蓋嚴謹之過雖於人情不能无傷然苟法度立倫理正乃恩義之所存也若嘻嘻无度乃法度之所由廢倫禮之所由亂安能保其家乎嘻嘻之甚則致敗家之凶但云吝者可吝之甚則至於凶故未遽言凶也未失也者雖嗃嗃於治家之道未為甚失若婦子嘻嘻是无禮法失家之節家必亂矣

雷氏曰婦子男女之少者尤不可嘻嘻易之別嫌慎微於禮節可謂謹矣

六四富家大吉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白雲曰君子脩身齊家由内出外至於巽體家道成矣故六四富家大吉九五王假有家上九威如終吉也六四之富豈金玉布帛而已葢必有其道矣其道何如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是也家道之富无以加於此故其為吉莫大焉得其道謂之順失其

道謂之逆上下各安其分而无逆焉故曰順在位也

在禮運曰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易之所

謂富猶禮之所謂肥也禮以人之肥家之肥國之肥

天下之肥是謂大順象言順在位則禮之大順是也

齊景公曰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

粟吾得而食諸夫有國有家者以有粟為富矣而有

不得而食者其富有甚於粟也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誠齋曰正家在政睦家在德正人在法感人在心使我正人易使我愛人難使我愛人易使人愛我難使人愛我易使人人交相愛難非以德睦之以心感之安能使之交相愛乎九五以乾德之剛明居巽位之中正為天下國家之至尊而愛心感人巽而入之此所以感假其家人以及天下莫不人人交相愛也

白雲曰勿恤吉者王假有家毋憂天下之不定也吉孰大焉然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同大順而

无逆焉者交相愛之義也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注曰上居卦終家道之成也刑于寡妻以著于外信行天下故曰有孚

伊川曰上卦之終家道之成也故極言治家之本治家之道非至誠不能也故必中有孚信則能常久而衆人自化為善不由至誠已且不能常守也況欲使人乎故治家以有孚為本治家者在妻孥情愛之間

慈過則无嚴恩勝則掩義故家之患常在禮法不足而瀆慢生也長失尊嚴少忘恭順而家不亂者未之有也故必有威嚴則能終吉保家之終在有孚威如二者而已故於卦終言之爻辭謂治家當有威嚴而夫子又復戒云當先嚴其身也孟子所謂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也

西山真氏曰上九一爻復言治家之道嚴威則吉聖人慮後世昧其旨或以猛暴為威不知治身之嚴以

威加人未有能服之者故以反身言之欲人君自反其身一言一動凜然不苟則是所謂威如也

䷥ 兌下離上

伊川曰爲卦上離下兌離火炎上兌澤潤下二體相違睽之義也又中少二女雖同居而所歸各異是其志不同行也亦爲睽義

睽小事吉

白雲曰有睽之事有睽之時睽本小人事而大人有

睽者遇睽之時也遇睽之時大有為亦難矣是以小事吉

彖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説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伊川曰彖先釋睽義次言卦才終言合睽之道而賛其時用之大火之性動而上澤之性動而下二物之

性違異故為睽義女之少也同處長則各適其歸是其志不同行也亦為睽義言睽者本同也本不同則非睽也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者卦才如此所以小事吉也方睽乖之時柔居尊位有說順麗明之善又得中道而應剛雖不能合天下之睽成天下之大事亦可以小濟是於小事吉也五以明而應剛不能致大吉何也曰五陰柔雖應二而睽之時相與之道未能深固故二必遇主於巷五噬膚

則无咎也天下睽散之時必君臣剛陽中正至誠協力而後能合也天高地下其體睽也然陽降陰升相合而成化育之事則同男女異質睽也而相求之志則通也生物萬殊睽也然而得天地之和稟陰陽之氣則相類也物雖異而理本同故天下之大羣生之衆睽散萬殊而聖人為能同之處睽之時合睽之用其事至大故云大矣哉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伊川曰君子觀睽異之象故大同之中而知所當異也夫聖賢之處世在人理之常莫不大同於世俗所同者則有時而獨異蓋於秉彝則同矣於世俗之失則異也不能大同者亂常拂理之人也不能獨異者隨俗習非之人也要在同而能異耳中庸曰和而不流是也

漢上曰彖言異而同大象言同而異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象曰見惡人以

避咎也

誠齋曰善合睽者與其亟也寧舒與其褊也寧宏蓋初九之與九四上下異趣而相叛水火異情而相賊惟相叛故初九動而下固不與九四而為徒九四動而上亦舍初九而不與俱彼舍我而去故有喪馬之象初九能聽其去而勿逐須其定而自復是以悔亡此合睽以舒不以亟之道也相如之感廉頗子儀之安光弼是也惟相賊故九四之火值初九之水則熄

初九之水值九四之火則涸彼爨我而我涸故有惡人之象且水在火上則涸今火在水上亦能涸何也蓋離日也常暘能焦大澤者也初九之於惡人能不以避為避而以見為避是以无咎此合睽以宏不以禍之道乎子見南子陳寔弔張讓是也初與四偕乾體而同陽德乾為馬同故復初九降屈以下與九四故為見惡人水在火下故為避

白雲曰見者遇之而弗絶之辭非必欲見之也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伊川曰二與五正應爲相與者也然在睽乖之時陰陽相應之道衰而剛柔相戾之意勝學易者識此則知變通矣故二五雖正應當委曲以相求也二以剛中之德居下上應六五之君道合則志行成濟睽之功君臣睽離其咎大矣巷者委曲之塗也所謂委曲者以善道宛轉將就使合而已遇非枉道逢迎也巷非邪僻由徑也故夫子特云遇主于巷未失道也未

非必也非必謂失道也

龜山曰過主于巻惟睽之時可也知仁勇天下之達德也知知之仁守之勇行之三者闕一焉非達德也則人君固不可无勇矣而齊王以是為有疾故孟子告以文武事使廓而大之則安天下无足為者矣若夫好貨好色則生於人君之邪心不可為也然而孟子不以為不可者蓋譬之水逆行中流而過之其患必至於決溢因其勢而利導之則庶乎其通諸海也

故以公劉太王之事告之陳古之善而閑其邪心引之於當道也其自謂齊人莫如我敬王者以此遇主于巷亦斯之謂歟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象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三居二剛之間處不得其所安其見侵陵可知矣三以正應在上欲進與合志而四阻於前二牽於後車牛所以行之具也劓者絕其通也有應在上為人所

間而不得通豈非天乎睽極有終合之理始為二陽所阨是无初也後復得合是有終也掣執止之義所以有如此艱阨由位不當也終必與上九相遇而合乃遇剛也集伊川龜山說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伊川曰當睽離之時孤居二陰之間處不當位危且有咎也以遇元夫而交孚故得无咎初四皆陽剛君子以至誠相交協志同力則其志可以行不止无咎

而已行其志救時之睽也元夫猶善士也初九悔亡則處之至善者也

晦菴曰交孚謂同德相信也

誠齋曰舉朝皆武氏之臣而狄仁傑以一身徇唐非孤立於睽離之世乎乃下薦洛州司馬張柬之薦一柬之而五柬之合與仁傑而六周復為唐仁傑之志行矣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六以陰柔當睽離之時而居尊位有悔可知然而下有九二剛陽之賢與之為應以輔翼之故得悔亡厥宗其黨謂九二正應噬膚謂與之共天位食天禄以享膚雋之肉也養賢本為民而濟睽也非六五有文明之徳求賢自輔其能往无咎而使天下受慶乎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説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象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

伊川曰上居卦之終睽之極也陽剛居上剛之極也

在離之上用明之極也睽極則咈戾而難合剛極則躁暴而不詳明極則過察而多疑上九有六三之正應實不孤而其才性如此自睽孤也睽孤无所不疑其見三如豕之汚穢而又背負泥塗見其可惡之甚也既惡之甚則猜成其罪惡如見載鬼滿一車也鬼本无形而見載之一車言其以无為有妄之極也上之睽乖既極三之所處者正理大凡失道既極則必反正理故上於始疑而終必合也先張之弧始疑惡

而欲射之也三實无惡故後說弧而弗射睽極而反故與三非復是寇難乃婚媾也雨者陰陽和也自此以往謂既合而益和則吉也所以能和者以羣疑盡亡也其始睽也无所不疑故云羣疑

南軒曰天下非睽未嘗无可合之道故睽之六爻皆兩兩相求有始睽終合之義

楊氏曰詩曰方茂爾惡相爾矛矣敵讎之象也既夷既懌如相酬矣羣疑亡而婚姻酬酢之義也

䷦ 艮下坎上

伊川曰蹇險阻之義故為蹇難為卦坎上艮下坎險也艮止也險在前而止不能進也前有險陷後有峻阻故為蹇也又曰蹇是處蹇之道无時不可行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伊川曰西南坤方坤地也體順而易東北艮方艮山也體止而險在蹇難之時利於順處平易之地不利止於危險也處順易則難可紓止於險則難益甚矣

蹇難之時必有聖賢之人則能濟天下之難故利見大人也濟難者必以大正之道而堅固其守故貞則吉也凡處難者必在乎守貞正設使難不解不失正德是以吉也若遇難而不能固其守入於邪濫雖使苟免亦惡德也知義命者不為也

彖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

伊川曰蹇乃險阻艱難之義坎險在前止而不進故為知也方蹇難之時唯能止為善故諸爻除二五外皆以往為失來為得也蹇之時利於處平易西南坤方為順易東北艮方為險阻九上居五而得中正之位是往而得平易之地故為利也五居坎險之中而謂之平易者蓋卦本坤由五往而成坎故但取往而得中不取成坎之義也方蹇而又止危險之地則蹇益甚矣故不利東北其道窮也謂蹇之極也蹇難之

時非聖賢不能濟天下之蹇故利見大人也大人當位則成濟蹇之功矣往而有功也能濟天下之蹇者唯大正之道又諸爻除初外餘皆當正位故為貞正而吉也初六雖以陰居陽而處下亦陰之正也以如此正道正其邦可以濟於蹇矣處蹇之時濟蹇之道其用至大故云大矣哉天下之難豈易平也非聖賢不能其用可謂大矣順時而處量險而行從平易之道由至正之理乃蹇之時用也

白雲曰險而止者蒙之事見險而能止者知之事蹇之與蒙用智不用智雖不同其於待人以濟險則一也猶屯解不同其於自動以濟險亦一也當位貞吉者所處知所止而无不當位之失則其身貞矣是以吉也古之聖人莫不先於治已故大人正已而物正當位貞吉則正已者至矣所以為正邦之本

楊氏曰蹇險在前止焉可也故諸爻喜來而惡往二五不言往來何也二臣位臣當濟君上之蹇五君位

君當濟天下之蹇其可見險而止乎又曰見險而止者防之於未然之前不陷於已然之後也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脩德

伊川曰山之峻阻上復有水坎水為險陷之象上下險阻故蹇也君子觀蹇難之象而以反身脩德孟子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已故遇艱蹇必自省於其身有失而致之乎是反身也有所未善則改之无慊於心則加勉乃自脩其德也君子脩德以俟時而已

白雲曰屯之難濟之以動故君子以經綸困之難濟之以說故致命遂志蹇之難在止於至善故曰反身脩德難非一也故所以濟難亦不能同也

初六往蹇來譽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

注曰處難之始居止之初獨見前識覩險而止以待其時知矣哉故往則遇蹇來則得譽

伊川曰方蹇之初陰柔无援進則益入於蹇往蹇也不進則為來止而不進待時可行而後行是有見幾

知時之美來則有譽也諸爻皆蹇往而善來然則无出蹇之義乎曰在蹇而往則蹇也蹇終則變矣故上六有碩義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注曰二五以中正相應不以五在難中私身遠害執心不回志匡王室盡忠如此何所尤哉

蹇蹇者謂濟天下之難不恤一身之難也老子曰為人臣者无以有己即匪躬之義也

九三往蹇來反象曰往蹇來反內喜之也

伊川曰三與上為正應上陰柔而无位不足以為援故上往則蹇也方蹇之時陰柔不能自立故皆附於九三之陽而喜愛之九之處三在蹇為得其所也處蹇而得下之心可以求安故以來為反猶春秋之言歸也

誠齋曰九三以剛陽之才居艮止之極逢坎險於前欲往而濟難也而聖人止之曰往進則必蹇來歸

則衆喜何也三與上為應而上六陰柔不能主三以共濟也此劉瑜陳蕃勸竇武速斷大計而武不從之事也二子往而不反其濟否何如也内二陰也

六四往蹇來連象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連猶泰卦拔茅連茹之謂也六四體柔處於蹇難之中安能獨往而濟蹇哉能來引九三之剛實則六二初六自當牽連而起矣以之同助九五以拯大難則難斯濟矣張良力不能破楚而引韓彭狄仁傑力不

能謀唐而引張柬之輩亦往蹇來連之象也取雷氏說

九五大蹇朋來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五居君位而在坎難之中是天下之大蹇也大難之世非至中至正之君而得朋來之助不能濟也古人所謂非命世之才不足以定也居尊得位以中自節无過不及故得朋來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象曰往蹇來碩志在内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蹇之極有出蹇之道上六隂柔才不足以濟蹇以之往濟難未可紓九三以剛正之才内懐碩大之德與己為應來求之共見九五大德之人恊力同心以濟蹇難何難之不可紓何蹇之不可出蕭何之舉韓信鮑叔之薦管夷吾其亦知此道也夫

☳☵ 坎下震上

伊川曰為卦震上坎下震動也動於險外出乎險也又雷雨之作葢隂陽交感和暢而緩散故為解解者

天下患難解散之時也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伊川曰西南坤方坤之體廣大平易當天下之難方解人始離艱苦不可復以煩苛嚴急治之當濟以寬大簡易乃其宜也如是則人心懷而安之故利如西南也湯除桀之虐而以寛治武王誅紂之暴而反商政皆從寛易也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无所往謂天下之難已解散无所為也有攸往謂尚有所

當解之事也夫天下國家必紀綱法度廢亂而後禍患生聖人既解其難而安平无事矣是无所往也則當修復治道正紀綱明法度進復先代明王之治是來復也謂反正理也天下之吉也其發語辭自古聖王救難定亂其始未暇遽為也既安定則為可久可繼之治自漢以下亂既除則不復有為始隨時維持而已故不能成善治蓋不知來復之義也有攸往夙吉謂尚有當解之事則早為之乃吉也當解而未

盡者不早去則將復盛事之復生者不早為則將漸大故夙則吉也蹇解二卦皆東北之陽卦也而利西南者亦髙明柔克之義武王克商反商政政由舊即來復之義也釋箕子囚封比干墓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至崇德報功皆有攸往夙吉之謂也

彖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解之時大矣哉

伊川曰坎險震動險以動也不險則非難不動則不能出難動而出於險外是免乎險難也故為解解難之道利在廣大平易以寛易而往濟解則得衆心之歸也不云无所往省文爾救亂除難一時之事未能成治道也必待難解无所往然後來復先王之治乃得中道謂合宜也有所為則夙吉也早則往而有功緩則惡滋而害深矣既明處解之道復言天地之解以見　時之大天地之氣開發交感而和暢則成雷

雨雷雨作則萬物皆生發甲拆天地之功由解而成故贊解之時大矣哉王者法天道行寛宥施恩惠養育兆民至於昆蟲草木乃順解之時與天地合德也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單氏曰坎在上則為雲言澤未及物也此屯之象也坎在下則為雨言澤之及物也此解之象也解者物離乎難而更新之時也故赦過宥罪所以滌其舊而與之更新也

伊川曰赦釋之宥寛之過失則赦之可也罪惡而赦之則非義也故寛之而已

白雲曰古者罪有寛宥而无赦赦而釋之者惟過失耳此過罪之不同也故康誥言人有小罪非眚而曰乃不可不殺謂罪也乃有大罪非終而曰時乃不可殺謂過也觀解之象與康誥之言可見先王用刑之意

初六无咎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屯之初剛柔始交之時則以剛在下者得民也解之初剛柔際接之時則以柔居之者无咎初六承九二而應九四所謂以柔接剛也赦過宥罪亦用柔之義光武當撥亂之初奮乎昆陽破赤眉降銅馬卒定禍亂者得以剛居初以貴下賤之義也天下既定謝西域禮匈奴却臧宫馬武之請者得以柔居初无咎之義也兼采雷氏

九二田獲三狐得黄矢貞吉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伊川曰九二以陽剛得中之才上應六五之君用於時者也天下小人常衆剛明之君在上則明足以照之威足以懼之剛足以斷之故小人不敢用其情然猶常存警戒慮其有間而害正也六五以陰柔居尊位其明易蔽其威易犯其斷不果而易惑小人一近之則移其心矣况難方解而治之初其變尚易二既當用必須能去小人則可以正君心而行其剛中之道田者去害之事狐者邪媚之獸三狐指卦之三陰

時之小人也獲謂能變化除去之如田之獲狐也獲之則得中正之道乃貞而吉也黄中色矢直物黄矢謂中直也羣邪不去君心一入則中直之道无由行矣桓敬之不去武三思是也

誠齋曰多難既散有攸往夙吉九二以陽剛之才佐六五陰柔之主急於有為之時也則宜何先莫急於紀綱而又有急於紀綱莫先於法度而又有先於法度去小人是也霍光上官並受武之託丙魏恭顯雜

居宣之朝則是无難多難之始也故當解之世九二欲其獲狐六三戒其致寇九四欲其解拇六五欲其退小人上六欲其射隼一卦六爻而去小人者居其五然則名天下之多難者果誰乎君人者亦何利於天下之多難而何樂於近小人以疎君子哉狐者小人之妖恭顯是也拇者小人之賤通嫣是也隼者小人之鷙憲冀是也負乘者小人之僭莽卓是也一卦之中聖人五致意焉其防難也不為不詳矣三狐三

陰也一卦四陰而指其三者不指六五五君位也田者力而取之也矢者我直則壯也黄者中而不過也去小人而不力雖去必來去小人而不直雖行必革去小人而不中雖甚必亂三者盡矣又能貞固以守之則吉也不然鄭朋得以入望之封倫得以入太宗矣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六三陰柔居下卦之上處非其位猶小人宜在下負荷而且乘車非其據也昏亂之朝小人居君子之位人或以為當然蹇難既解君臣各從其正小人之居上者在宥罪之時王庭之鈇鉞雖未加焉則已為天下所不容故致寇戎而奪取之其為醜惡亦甚矣貞吝者固執而罔有悛心之謂也且寇戎皆自已招又何咎於人哉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

誠齋曰四以陽剛之賢居近君之位當大臣之任而下比六三微賤在下之小人則君子之友望望然去之惟解散其小人則君子信其忠正而朋至矣故遂子馮比八人者而申叔時遠之郭子儀任吳曜而僚佐去之拇體之微而在下者也小人之象也而汝也

雷氏曰九四體震震為足六三在足之下拇之象也以陰柔而處下卦之上羣小之魁也茍不能解而退之則朋類去之而不信矣能解而不係焉則君子朋

類來附而信之矣故曰解而拇朋至斯孚大臣不能遠小人則未稱其位可知矣故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九四陽德終有稱任之道故稱未而已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伊川曰六五居尊為解之主人君之解也以君子通言之君子所親比者必君子也所解去者必小人也故君子維有解則吉也小人去則君子進矣吉孰大

焉有孚者世云見驗也可驗之於小人小人之黨去則是君子能有解也小人去則君子自進正道自行天下不足治也

誠齋曰六五當解之世爲解之君雖以中和柔順之資而有解散患難之功者維得解之要而已孰爲解難之要維用九二九四一二大臣陽剛之佐以解散小人而已然則天下无多難有一難小人者多難之宗解難无多術有一術君子者解難之源故洪水非

堯之難而四凶過於洪水四裔非四凶之威而一舜烈於四裔曰君子維有解吉言解之吉者維用君子一事而已

李元量曰難之未平則非剛過而出中者不足以有為難之既平則柔得尊位大中者能成无不解之功矣所謂君子者以其君國而子民則有愛人之仁焉故其於天下无有遠近衆寡維有解而已斯其所以為吉嚮有孚于小人使各退聽在下則君子之仁至

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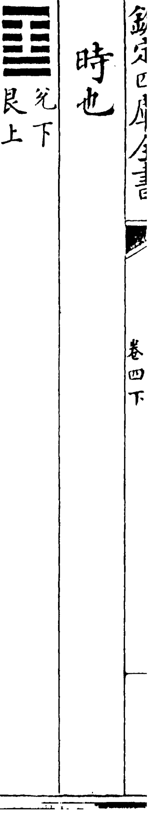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伊川曰上六尊高之地而非君位故曰公但據解終而言也隼鷙害之物象為害之小人墉牆內外之限也害若在內則是未解之時也若出墉外則是无害矣復何所解故在墉上離乎內而未去也上解之極也解極之時而獨有未解者乃害之堅強者也上居

解極解道已至器已成也故能射而獲之既獲之則天下之患解已盡矣何所不利至解終而未解者悖亂之大者也射之所以解之也解則天下平矣

白雲曰六三負且乘悖亂之道隼之象也高墉三之位也乘非負者所當乘墉非隼之所當處在三致戎猶負乘在上能獲猶射隼也夫以上六解悖之道以獲六三負乘之醜是以无不利也孔子曰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解悖有道所謂器也高墉之上則其

時也



兌下艮上

伊川曰為卦艮上兌下山體高澤體深下深則上益高為損下益上之義又澤在山下其氣上通潤及草木百物是損下而益上也又下為兌說三爻皆上應是說以奉上亦損下益上之義又下兌之成兌由六三之變也上艮之成艮自上九之變也三本剛而成柔上本柔而成剛亦損下益上之義損上而益於下

則為益取下而益於上則為損在人上者施其澤以及下則益也取其下以自厚則損也譬諸壘土損於上以培厚其基本則上下安固矣豈非益乎取於下以增上之高則危墜至矣豈非損乎故損者損下益上之義益則反是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伊川曰損減損也凡損抑其過以就義理皆損之道也損之道必有孚誠謂至誠順於理也損而順理則

大善而吉所損无過差可貞固常行而利有所往也損者損過而就中損浮末而就本實也聖人以寧儉為禮之本身祀之禮其文最繁然以誠敬為本多儀備物所以將飾其誠敬之心飾過其誠則為偽矣損飾所以存誠也二簋之約可用享祭言在乎誠而已

彖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伊川曰損之道厚本損末之謂也故云曷所用哉二簋足以薦其誠矣夫子恐後人不達遂以為文飾當盡去故詳言之有本必有末有實必有文天下萬事无不然者也无本不立无文不行父子主恩必有嚴順之體君臣主敬必有承接之儀禮讓存乎内待威儀而後行尊卑有其序非物采則无别文之與實相須而不可闕也及夫文之勝末之流遠本喪實乃當損之時也茍文飾未過而損之與損之至於過甚則

非也故曰二簋之質用之當有時非所用而用之不可也或損或益或盈或虛隨時而已過者損之不足者益之虧者盈之實者虛之與時偕行也

南軒曰天下之理不過乎適中損者所以裁朿而歸乎中道爾萃之時利用大牲不嫌於太豐損之時二簋用享不嫌於太約此聖人消息盈虛與時偕行之道也

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

伊川曰山下有澤氣通上潤與深下以增髙皆損下之象君子覩損之象以損於己在修己之道所當損者唯忿與欲故以懲戒其忿怒窒塞其意欲也

白雲曰繫辭曰損德之修也然欲者平居无時不生故直欲窒之忿有時而作也遇作之時則懲之而已

徐氏曰君子所性雖行不加雖窮不損而所損者忿欲而已害性故也

誠齋曰此所謂損不善以益其善也觀兌之說君子

得之以懲其忿觀艮之止君子得之以窒其欲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象曰已事遄往尚合志也

所謂事者損之事也已者事之當損之時也初與四

應損初之實以益四之虛是推初之誠以損四之疾

也未事而往已雖推誠而人未孚後事而往則其疾

已成而不可救四欲損其疾而初應幾而遄往使遄

有喜焉故曰尚合志也酌損之者酌其宜而損之也

過與不及皆非酌損之義往不失幾酌不失節何咎

之有集廣平白雲韋說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為志也

伊川曰二以剛中當損剛之時居柔而說體上應六五陰柔之君以柔說應上則失其剛中之德故戒所利在貞正也征行也離乎中則失其貞正而凶矣守其中乃貞也弗損益之不自損其剛貞則能益其上乃益之也若失其剛貞而用柔說適足以損之而已非益上也世之愚者有雖无邪心而惟知竭力順上

為忠者蓋不知弗損益之之義也九居二非正也處說非剛也而得中為善若守其中德何有不善豈有中而不正者豈有中而有過者二之所謂利貞以中為志也志存乎中則自正矣大率中重於正中則正矣正不必中也能守中則有益於上矣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

南軒曰三居下體之上位之高物之盛數之當變也

故聖人於此極言萬物損益之理以下體而觀三本陽也變而為陰是三人行損一人之象也以全體而觀上本陰也變而為陽亦損一人之象也天下之理一陰一陽一男一女一倡一和一柔一剛大至於天地細至於蟲魚事事物物莫不皆有自然之對非有大於一人者焉此天地之至理過此則為贅少此則為虧贅者不得不損虧者自然相求是故繫辭曰天地絪緼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

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三復微言其有旨哉一陰偶二陽一陽蓄二陰皆非致一之道𢈔天地之理舉此一端以泛觀天下萬物凡過分越義之事烏得不損哉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

伊川曰四以陰柔居上與初之剛陽相應在損時而應剛能自損以從剛陽也損不善以從善也故曰損其疾疾謂疾病不善也損於不善唯使之遄速則有

喜而无咎也人之損過唯患不速速則不至於深過為可喜也

龜山曰六四乘承皆陰偏於陰者也陰陽失其平則為疾初與已應得陽而損其疾也為損而至於損其疾亦可喜也

誠齋曰亦之為言次之辭也无疾上也有疾而損之次也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象曰六五元吉自

上祐也

伊川曰六五於損時以中順居尊位虛其中以應乎二之剛陽是人君能虛中自損以順從在下之賢也能如是天下孰不損己自盡以益之故或有益之之事則十朋助之矣十衆辭龜者決是非吉凶之物衆人之公論必合正理雖龜策不能違也如此可謂大善之吉矣古人曰謀從衆則合天心故自上天降之福祐也

白雲曰六五之元吉猶洪範之大同也自上祐者所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龜之弗違鬼神從之也先言或益之者由人益之而言之也或益之謂來益之者不一以見人從之多也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象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伊川曰凡損之義有三損己從人也自損以益於人也行損道以損於人也損己從人徙於義也自損益

人及於物也行損道以損於人行其義也各因其時取大者言之四五二爻取損已以從人下體三爻取自損以益人損時之用行損道以損天下之當損者也上九則取不行其損為益九居損之終損極而當變者也以剛陽居上若用剛以損削於下非為上之道其咎大矣若不行其損變而以剛陽之道益於下則无咎而得其正且吉也如是則宜有所往往則有益矣在上能不損其下而益之天下孰不服從從服

之衆无有内外也故曰得臣无家得臣謂得人心歸服无家謂无有遠近内外之限也

䷩ 震下巽上

伊川曰爲卦巽上震下巽震二卦皆由下變而成陽變而爲陰者損也陰變而爲陽者益也上卦損而下卦益損上益下所以爲益此以益言也下厚則上安故益下爲益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單氏曰益者損上益下之時也損上而益下則有往必利有難必濟不必若損之有孚元吉无咎可貞而利有攸往也

彖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伊川曰以卦義與卦才言也卦之為益以其損上益下也損於上而益下則民説之无疆謂无窮極也自

上而降已以下下其道至大光顯也陽下居初陰上居四為自上下下之義五以陽剛中正居尊位二復以中正應之是以中正之道益天下天下受其福慶也益之為道於平常无事之際其益猶小當艱危險難則所益至大故利涉大川也又以二體言卦才下動而上巽動而巽也為益之道其動巽順於理則其益日進廣大无有疆限也動而不順於理豈能成大益也以天地之功言益道之大聖人體之以益天下

也天道資始地道生物天施地生化育萬物各正性命其益可謂无方矣方所也有方所則有限量无方謂廣大无窮極也天地之益萬物豈有窮際乎天地之益无窮者理而已矣聖人利益天下之道應時順理與天地合與時偕行也

白雲曰木道乃行者益之卦象與中孚相類中孚之利涉大川以乘木舟虛也益之震巽皆為木道雖未若中孚之舟虛亦木道行而利涉矣

神農氏斵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取諸益者亦木道之行也益動而巽則无盈滿之累故日進无疆顔淵有若无實若虛終日不違如愚所以見其進未見其止也

童溪曰凡人君損四海之供奉以益天下之不足則天下之心以為此吾君之惠也損萬乘之尊嚴以下天下之賢者則天下之心又以為此吾君之謙也其道下濟豈不光大矣乎

雷氏曰天施地生其益无方何也亦損上益下之象也天之日照月臨雲行雨施且氣達於下而後地能生物其利益无方猶上之恩施及下下乃報上其利益亦无方也无疆言遠而不窮无方言平而不偏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伊川曰風烈則雷迅雷激則風怒二物相益者也君子求益於己无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也見善能遷則可以盡天下之善有過能改則无過矣

楊氏曰吹噓之者風也振蕩之者雷也經曰雷以動之必繼之以風以散之者是風雷相資而為益有巽之風而无震之雷則无益也四時之風皆風也金風與寒凝之風皆殺者何邪以无雷以推蕩陽氣閉藏雖風不能以吹噓及夫東風則解凍清徵之風則養萬物者蓋雷動於是時也

初九利用為大作元吉无咎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伊川曰初九振動之主剛陽之盛也居益之時其才足以益物雖居至下而上有六四之大臣應於已四巽順之主上能巽於君下能順於賢才也在下者不能有為也得在上者應從則宜以其道輔於上作大益天下之事利用為大作也居下而得上之用以行其志必須所為大善而吉則无過咎不能元吉則不唯在已有咎乃累乎上為上之咎也在至下而當大任小善不足以稱也故必元吉然後得无咎又在下

者本不當處厚事厚事重大之事也以為在上所任所以當大事必能濟大事而致元吉乃為无咎能致元吉則在上者任之為知人己當之為勝任不然則上下皆有咎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

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

伊川曰六二處中正而體柔順有虛中之象人處中正之道虛其中以求益而能順從天下孰不願告而

益之孟子曰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夫滿則不受虛則來物理自然也故或有可益之事則衆朋助而益之十者衆辭衆人所是理之至當也龜者占吉凶辨是非之物言其至是龜不能違也永貞吉就六二之才而言二中正虛中能得衆人之益者也然而質本陰柔故戒在常永貞固則吉也求益之道非永貞則安能守也損之六五十朋之則元吉者蓋居尊自損應下之剛以柔而居剛

柔為虛受剛為固守求益之至善故元吉也六二虛中求益亦有剛陽之應而以柔居柔疑從益之未固也故戒能常永貞固則吉也王用享于帝吉如二之虛中而能永貞用以享上帝猶當獲吉況與人接物其意有不通乎求益於人有不應乎祭天天子之事故云王用也二既中正虛中能受天下之善而固守則有有益之事衆人自外來益之矣或曰自外來豈非謂五乎曰如二之中正虛中天下孰不願益之五

為正應固在其中矣

王用享于帝吉猶言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王者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也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伊川曰凶事謂患難非常之事三居下體之上乃守令也在下當承稟於上安得自任擅為益乎唯於患難非常之事則可量宜應卒奮不顧身力庇其民固

无咎也下專自任上必忌疾雖當凶難義在可為然必有其孚誠而所為合於中道則誠意通於上而上信與之矣專為而无為上愛民之至誠固不可也雖有誠意而所為不合中行亦不可也圭者通信之物禮云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凡祭祀朝聘用圭玉所以通達誠信也有孚誠而得中道則能使上信之是猶告公上用圭玉也固有之也謂專固自任其事也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為依遷國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

伊川曰四當益時處近君之位居得其正以柔巽輔上而下順應於初之剛陽如是可以益於上也惟處不得其中而所應又不中是不足於中也故云若行中道則可以益於君上告於上而獲信從矣以柔巽之體非有剛特之操故利用為依遷國為依依附於上也遷國順下而動也上依剛中之君而致其益下

順剛陽之才以行其事利用如是也自古國邑民不安其居則遷遷國者順下而動也爻辭但云得中行則告公而獲從象復明之曰告公而獲從者告之以益天下之志也志苟在於天下上必信而從之事君者不患上之不從患其志之不誠也

白雲曰三四失中故皆以中行戒之非有為之地居巽之下不能自動以益人故欲有行也告公而已欲遷國也依人而已不能自用也告公者以益天下之

志告之也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伊川曰五以陽剛中正居尊位又得六二之中正相應以行其益何所不利陽實在中有孚也以九五之才之德之位而以中心至誠在惠益於物其至善大吉不問可知天下至誠懷吾德以為惠是其道大行人君之志得矣

白雲曰勿問者有孚惠心无所擇也猶彖言天施地生而曰无方繫辭云益之長裕而曰不設皆无限極之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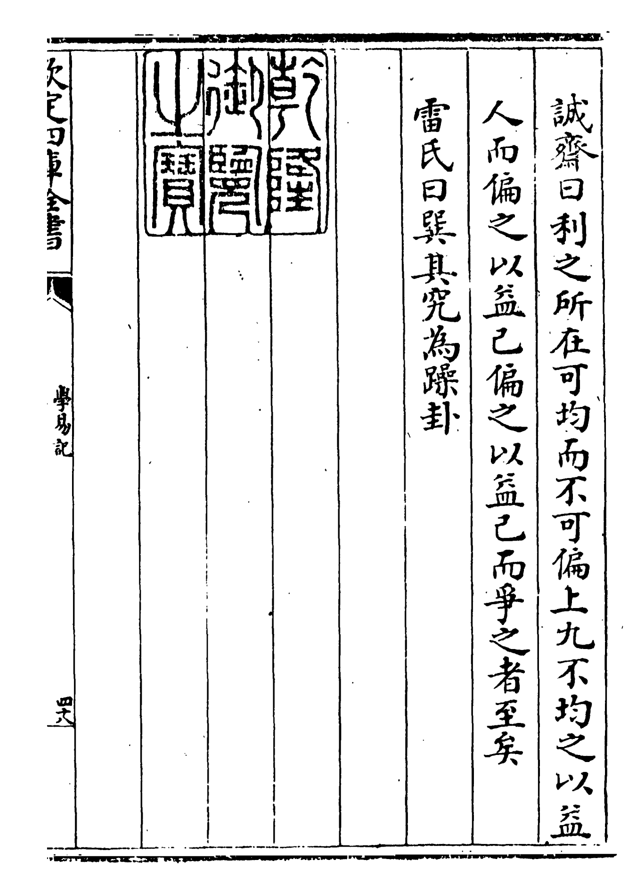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象曰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伊川曰上居无位之地非行益於人者也求益之甚者也以剛而求益之極衆人所共惡故无益之者而或擊之矣立心勿恒凶聖人戒人存心不可專利云

勿恒如是凶之道也所當速改也云莫益之者非其偏己之辭也茍不偏己合於公道則人亦益之何為擊之乎繫辭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君子言動與求皆以其道乃完善也不然則取傷而凶矣

誠齋曰利之所在可均而不可偏上九不均之以益人而偏之以益己偏之以益己而爭之者至矣

雷氏曰巽其究為躁卦



學易記卷四下